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宗福宮忽於今日九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
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熹前來奏事熹聞命震
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以
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竒節可以瘡人徒以
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
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

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口之照臨許令素守又
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靈遂得偷安里閭畢
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
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具賢智馳驚之秋顧
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寧以積衰既久百恙
交攻心勦形疲視昏聽重竊白揣度決然不堪一
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隳兼熹
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示族田產在婺源
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
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
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以聖恩除熹江南
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主國起治功在
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意
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
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竊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輕
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亦嫌當避理亦明甚
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爲開陳使得依舊竊

食祠官以安殿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于冒
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
除江西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
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以已降指揮疾速之任
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等語聞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
平生碌碌初無竒節今若該遇覃恩轉官改賜章
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受豈敢獨於聖恩除

差違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逆
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
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
路百十為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
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
慰民望則熹之且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
廢以此一事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
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
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

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
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
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侵擾
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祇受而已不勝
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蓋恐又煩
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
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乞鈞慈
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
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
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
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眇
爲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龜
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益深已有公狀
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閑追
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區不勝幸甚
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僉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
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
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符
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么麼無所取
持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
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
苦日疾昏時愈甚省閱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
冒昧抵赴必至貽患千里微罪豈輕是以再三籌
度終不獲已而復取冒昧之威以畢前懇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旨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
大之幸或且別與僻遠兩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
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誅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
則亦熹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官觀粗有職業
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
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言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

蒙聖恩改昇郡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
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言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
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此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
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
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音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
則於熹亦爲甚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
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
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強者敢復控辭以
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今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已
身未幸有妨職事以故不取一陳述而專以目書爲
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
故不敢必求祠祿而并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
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
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以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
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以慈俯垂聽察特與敷奏
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醫
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期或可別聽驅策則熹不
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腳氣不能祇赴錫
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
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
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曰幸以爲若得憑恃威靈
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內
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亦得以隱覈姦
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歲計違法害民之
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侵迫
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

未及申奏荷罪而舊苦腳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
傳於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
取錫宮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
亟欲彊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
不容自力憂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心
顏可居士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
略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
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
周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
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時

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
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冒萬死哀籲以聞
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罷
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黨
或憐臣愚暗拙踈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譴曲賜
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朽
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官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
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稍可
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
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
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驚仰副
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遽
爾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
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彊自扶持
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復
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
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
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
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管南京
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將本州
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單州事高伉管幹訖獨
念熹以愚賤踈遠無所能似昨者誤蒙至尊壽皇
皇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職名熹以無名授
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之初已荷聖恩特降
恩旨自爾以來曾未再暮守郡一年
無絲髮勞効可紀特以禍患輒而便私已乖陳力
致身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
申前命有此超躡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
除祕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祇受欲望朝廷特爲
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
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
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成懇仰干崇獎竊以禍患陳乞祠祿以
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

沈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今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賜命不遑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

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故可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為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為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

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于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敕牒指揮令熹且以舊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醜顏

實想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請
不憐部命之際曲爲敷奏得從所乞實爲
平恩類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男物故輒丐闕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推頹精力衰耗

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以仰稱使令之意
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
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
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
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
南將漕之節即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不勝感荷
竊以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
力凋耗竊恐
不勝平方幸甚冒瀆威嚴俯伏埃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
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
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
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
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祇服賤事以稱
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
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

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產去
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
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
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
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
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
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
而編管士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蠹起矣今者果聞
已行住罷靜推厥由熹意暗思慮不審上誤朝廷
得這諫吏已為幸乞更乞寵擢益系釋章熹雖不才
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無辜
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効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
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
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
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
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為請自
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中間被旨
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

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効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爲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還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日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効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所請指揮疾速之任者自惟罪戾當伏重誅上賴天恩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

諭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旣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官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反復勤至踈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

埃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厖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

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
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
喜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
令喜依舊官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喜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
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願以罪戾之餘
疾病沉痾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踈悖謬又非
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
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
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喜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
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
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
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喜聞命震驚隕越無地
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
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
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
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詔朝聽雖幸曲蒙

寬貸獲免譴何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
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
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
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
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
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
所言非止自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
賴帥臣區處鎮壓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
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
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
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
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爲開陳收回誤恩俾
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具狀
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
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
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
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踈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踈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杖拭自惟何者有此叨踰

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今熹仍舊補滿官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

祿養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
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踈昨試偏州
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悞得
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分實所未安
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藩擇地顧
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陳使得仍舊奉祠苟
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觀
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
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
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踈頑略無悛改所以前
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謂今者尚闕
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昧再有控陳欲
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才
往莫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得之譏亦足
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
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喜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
有狀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彥往
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為幸大矣萬一
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鑄遠小州
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或未免冒昧
之譏而為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為莫大之幸再
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
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
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
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
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為亂不然
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
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
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
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遠迷悶險絕自覺
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遠
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

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
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
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為謹已望闕祇受
稱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
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
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亦恐適足重
取嗤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治劇為憂
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朝聽

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踧踖無所逃避若使區區
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
涓埃以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
離不堪扶曳政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
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
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
朝命以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
異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景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踈不適世用蒙
恩補郡并以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
方恐仰孤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
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不學頑鄙
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疼足
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
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官
察其悃悞曲賜矜憐特爲敷陳俾諧私願則熹不
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踈
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
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
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
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
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効而陞從昔以來
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
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
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治之本尤不可

以不遜其選也如臣踈戇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聵跋躐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備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惴惴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以疾病迂踈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再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所以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公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欲接武修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誦復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 特為敷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宸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効可錄資淺望輕旣不足以汗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日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係非輕并望聖明由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

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閫方愧不堪茲尋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丞拜之遂奉末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恐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偽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為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職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
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

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
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
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
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
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
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
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
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發前去欲
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
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
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
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
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
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只乞許帶

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悃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憲如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

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祇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懷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爲超躡自惟辭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願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拜起艱難日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隳伏惟聖明必已洞照

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
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
大幸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恩命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
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
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奏陳意謂必蒙
矜許乃蒙恩旨尚闕俞音祇拜以還不勝感激熹
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

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
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
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
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彊年歲之間
少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靈恩熹亦不敢多違
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
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
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
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
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
念旣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
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
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竊有
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爲陳陳
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進說上前不至延
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如有干瀆伏深懇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
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
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
俯賜褻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
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
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一
封稱謝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拜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
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
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
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
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故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
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
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
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
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
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
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
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
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況先臣在紹
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
際分別邪正用力爲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
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
耗目擊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

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遑宜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護御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實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竊意本無所措伏念熹瘖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黜竊豈合優遷况耳

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
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數奉今意只以本官仍
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
申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
兼狀一

右謹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
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
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
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要

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
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
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闕
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
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
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
曲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祇受此見陛下虚心求
善屈已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
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
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

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辨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
得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戇愚迫切復欲
致君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何皇慈過厚猶
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
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
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
率職別圖後効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
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
衷覺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
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
重亦豈目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
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
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
俯垂鑒察正其瘵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
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
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
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
求御不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于試雷霆
眷戀軒幄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伏觀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直
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
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
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
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
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侍
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侍講即所授職名
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
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
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
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
豪分尚蒙寬恩假以佚祿即於私分已爲過優先
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寵加峻秩俾殿
大落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
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
叙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
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
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
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痾實無
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
一覲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悞特與將上
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朽迂愚千
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正月十四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
恩命并乞追還昨不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
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臣已於今日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得辭聞奉
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
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區區愚悃須至
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効元帶秘閣修攝
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
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
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
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

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
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
願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
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
宮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
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俟
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
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
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
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
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
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勅旨

與宰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
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待制
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所懇欲

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爲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
則冀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
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
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
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
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旣崇恩禮尤
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
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

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
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
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
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
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
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
至于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
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
伏循省益愧心顏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
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安據敢冒萬

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懼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進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旣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中有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謹狀

乞遣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謹具狀奏乞賜遣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願以爲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

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憂髮報稱不當仍
得舊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為沾激
況今疾病沉痾雖未即死精華已竭後効無期更
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覩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
大藩者猶自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
得職名過為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
煩瀆之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
容深察愚衷參稽近比特降眷旨俾遂所祈則臣
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
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
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賜會
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
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即已
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
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
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

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
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
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前以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蒙
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
開允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
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
辭邀寵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
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比例極爲詳盡若

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賜開陳使孤危之
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見數千旒屢
久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譴斥則熹不勝千萬之
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
阜殯陵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
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眷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
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
自惟愚賤誤被眷知陳力無堪輒求閑退更蒙寵

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願臣
何者可稱袞袞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
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辭職名亦已仰體
眷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厠周
行曾因集議永阜殯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
遠日改卜神臯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
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
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
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
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何若
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祗受之後公論不容
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
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
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
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
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跋踖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
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

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
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
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未阜殯官
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
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次
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
若使祇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
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
自劾恭俟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
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
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眷旨示以優賢之意
杜其再至之請恩指_臨厚假借趨_嘉雖至_嘉
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擬_拜
但以頃於殯陵嘗有_妄議今見前後同爲此說者
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
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即致煩
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幸
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

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
施行庶愜輿議喜不勝千萬祈懇之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
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
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
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
講筵即以迂踈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
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為超躐
今若冒受則將來或不能免却須回納又致紛

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今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
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
避然而口與心誓所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
入從之階異時若罷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
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
立講曲蒙矜憫重賜朝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
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
之言具奏辭免雖幸泊寢後命而猶未鑄舊職自
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由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
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

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
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
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
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日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
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
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䟽封錫服
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蒙
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恩數
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僞之嫌臣味
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
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
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
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
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
黃稱於昨來已冒䟽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

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敕收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由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

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
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欲
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
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
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
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
備錄由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
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
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
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將重
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惟不勝恐懼
不免冒昧驀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
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
孤愚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銀仰下公聽

殘尚忝階官我當紉履以見係誦籍不敢冒貢
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以陳乞本府以無罪不
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優敘中尚書省去訖今日
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中嚴致仕條限已得
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
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
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可承官
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
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
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
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願
念名在誦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
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
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里橫議官吏之
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
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得申
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
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疏

蹤

過

優逸

高

嚴休

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未奉
私歲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月却
方探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尚未申到竊慮在邊稽
違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
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
誅枯朽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
公劄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
此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
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謫籍
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緣年
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為開陳即賜俞允所以
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
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之籍而少慰其
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其為賜也大矣其
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熹一人設也至於加賜鈞
勅封示教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
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
熹獨幸得被此賜之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

不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閭在望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諸執政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教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跽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爲天子出使巴

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喜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躋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喜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獨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媵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

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
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
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
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貫官
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

之

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自戶部
說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

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
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
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
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

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註誤朝聽耳計今天
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
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
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為効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
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
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
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
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
所發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
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

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賈印祚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

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

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惶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

懇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軫者驅

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
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
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
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獨
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
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
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
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
心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
下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
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
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
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
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
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
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
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
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
為劄併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竊聞虜酋陰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事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旣失之易矣然理

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與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効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

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均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

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
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
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
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
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
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
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
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

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
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
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
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
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
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
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
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自皇宗昔幸免而
今例輸者構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趨雖有良法美
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

數拘之也。不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貴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津東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爲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爲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丈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格於綱船，漏於步檐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

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
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剥使埕戶不願
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
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
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
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又使埕
文亦得三十萬貫悉不止此數更乞籌之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為此
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
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
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自為

易而官封之

沿海從縣

則客人不費四五文

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
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
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
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檣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
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
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輿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
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
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
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

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爲久遠之利使聞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旣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誠相與究之見白面論也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

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
若爲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
此正吳材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
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
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
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
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外降上下各
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

大湖一親戚語近此正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
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
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徂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
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
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
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
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
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
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處可也天氣未寒更
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
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
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
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
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
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
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
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
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
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
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
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
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
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

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
賦矣庶寮唯王嘉叟其
空復爾為兩日從官過
欲少贊之輒不值未知
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
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
生一書醉矣不能因
副藁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
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間處
生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
示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
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
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
言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
之口而含糊聽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
稽輩更何足掛齒牙關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恩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
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入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
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祇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
而不知所以報也蓋愚賦性朴愚惟知日守間一
發口枘鑿頓乖度終不能有以自振於世退守
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假以

供六菽之養其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
僥冒之嫌而問下推輒之初心猶以爲不止於此
此則豈真所敢聞哉又蒙幸喻今日之事慨然有
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
處之義自處甚明愚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
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
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
猶不鄙迂愚疎濶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
哉喜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
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

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
緩而實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
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
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
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
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
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脗言
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
而三綱頽萬事墮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
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尤也
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
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
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
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
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
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
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
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
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祖國
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

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追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

無復豪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

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撻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旣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爾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

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
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
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
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
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
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
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
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
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
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
以是重悞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
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
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
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
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
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
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
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

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
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
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
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
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
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書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
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
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不統
使不宥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
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
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賣度
牒責財於民而髡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
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
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
効乎况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
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
失一歲之事今以閭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
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流諸司又皆

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密議而共爲之
夫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
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
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
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
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
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明學之益至幸至幸哉
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其語
說不覺習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
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
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
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不
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動正
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愛者一
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
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是
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縣間
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
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芮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
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
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
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
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旦夕遣去熹亦當作書
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是口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
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
為鄉里理會事似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
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
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
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
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
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
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
子事體不同吾人已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
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
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一向

如此却似不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爲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旣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之辭不過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

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

何必作

語亦何必作卷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足

此而不幸乎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黜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候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爲如何所欲言

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年
比收斂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
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趙漕都
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十間因論
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忤
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知隆興乞放謝
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四日却似悔前舉
之失然共父書云陳丈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兩
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
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
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
人立俟書草此為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
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為未
能去耶芮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
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
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

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
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
之望公也益深懷懷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
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
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
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
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率從
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
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
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
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
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
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
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
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
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
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
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
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採
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
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
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
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
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
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
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
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
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
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
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
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
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
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
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
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
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

無難之不易矣計曰伐何伐其則不遠願明公
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
蓋彼以疆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
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
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
已耶愚謂蓋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
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
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以

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
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
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率兵多少
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
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素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
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
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楚可知矣今日
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積
相似因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
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者論說及爲兒輩說唐鑑

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曾中如何其議
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嘗見古人論事輕重緩
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己丑

喜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
居萬福喜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
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
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
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
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

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禁戒
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
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喜之狂
獗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
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
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
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
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
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喜之不獲已而有求似
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

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
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
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
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惜
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
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
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道巡退縮以求
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
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
親而自放於荒間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
動心忍性涵泳中和之靈得遂變化其狂僇
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
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
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
下濟忠謹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
同而天下之士雖有翼翼然然歔歔而樂堯舜者
猶將為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
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
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平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自頃拚號日望登庸尚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
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言之而烹之愚獨有爲明
公喜者蓋以首闡之取公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
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一喜其猶及此間暇之時
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
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一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
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油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
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
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以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
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若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
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善
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壘心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
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真
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
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甫小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
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
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真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
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

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
華爲眞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
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
害不啻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
氏之失識者躓之而今 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
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啻明公亦嘗悔之否乎喜愚
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
矣故獨不敢以延拜少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
時講所未至爲深喜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
其志分之誅則願深矣 聖學所傳之正非孔子子

思孟程之書不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
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
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
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
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
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懔丞相求祠祿以
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
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幸甚甚參政梁公之門初
無灑掃之習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

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懶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曠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

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旣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

抑明公之教喜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
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
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
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
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
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
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
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
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
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

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
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旣不
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
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
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
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
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
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
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
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外窮途已甚若有數月之

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自補苴之爲便也復因徐
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
進見末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眷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
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
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
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使起
居萬福又以爲慰喜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
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謝之移
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
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
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復致丞
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
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
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
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
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茲倅肆行未有能
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効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

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朵頤隨行逐隊則有持
祿之譏叩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
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胷中往時猶欲以明公
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
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
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
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
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
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屢蒙敦譬固已不敢違徇
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
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
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
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
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
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
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
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
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會易失剛昨
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
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

父業可大矣若真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
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容高明果以爲何如
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悖悖理不謂原
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
覺其非不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
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
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
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己丑七月十四日

某昨以愚懶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
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蠢愚觸事者
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直
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
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
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日夕憂煩幾
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
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安
安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
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
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
日之懷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徠倅送示九日所
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
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
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
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
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
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
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論

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
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
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
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
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
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如有闕政宰執侍從臺
諫孰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
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遠
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
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

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雖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部，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効，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感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八日

屢以愚懷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
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
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
我罪我當有所決矣愚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
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愚猶有
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
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
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

萬福言前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
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
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
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須一到
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
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
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
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
處望威望隱然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
行想規模定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旣未聳統帥

之命當且啜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爲言熹向兩書
爲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
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
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聖人學
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
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元履十
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
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旣不能克己從善使
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謂用心
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
然勿示人幸甚